

王林文集

WANG LIN WEN JI

王林 著
⑤



解放军出版社

王 林 文 集

(第五卷)

抗战日记

王 林 著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林文集/王林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065-5810-5

I. 王… II. 王…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1294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政编码:100035)

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47.625

字数:2055千字 印数:1000册

定价:280.00元(全七卷)

序

吕飞揆

王林同志《抗战日记》即将出版,余颇欣慰。

王林一生,不爱做官,一心创作,要把冀中平原军民抗日斗争反映出来。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他未转移太行山区,坚决要求留下,亲身经历了那段艰难残酷的历史,遂在地道里写出长篇小说《腹地》。

王林日记涉及到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各阶层人物,尤其是普通百姓,老马倌、带路人、村妇、光屁股小孩等等。他记录下所见到的一切,为创作积累素材,如今却成为鲜活的冀中军民抗战图卷。

经过残酷战争和文革,这部日记能留下来,实属奇迹,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

2007年8月

一九三七年

五月七日 在津浦车中

跟着军队散居在淮河附近，成天行军，于是淮河纹波上的帆影与日光月色，成了我们惟一的伴侣了。

明媚的两岸，丛丛绿色早已塞满了田野，秀长的麦芒，被风抖擞成绸缎似的波浪，阳光挥舞着它的黄金色的长袖，在上边跳动。美丽的农村啊，叫农人兴起无限梦想的田野啊！

我从傍晚的清风中，嗅着了麦穗的青昧，回忆起可爱的家乡来。望着淮水远处或山腰中间的白丝纱似的雾霭，我像老农一样的做起丰收的梦来了。

我最近告假回家，坐火车到了山东境内一望，才知道北方却还仍旧是一望千里的白地，枯焦的土壤像老头的秃顶，稀疏枯黄的麦苗，正是残落剩下的几根白发，还得是没有施肥，麸皮在上边耀武扬威。

热风像南方的云朵一样，容易兴起，卷滚着黄土，像迷天大雾，大海中的拍岸擎空的波涛。荒凉的北方啊，重叠不断的坟头却成了你的春郊的展览品了！

是什么叫北方人依恋北方？北方田野的什么，永远给流浪在外边的北方乡下人一种回味的滋味？是春秋两季的大风，飞沙万丈，白昼不见人的大黄风？是酷热的炎夏，土都热得烫脚；或者西北天空，突然兴起一

片乌云,带着沙石来一阵狂风,像倾倒摔打似的再来阵暴雨?还是在悠久的冬季,突然几天不见日头,于是旷野成了万里白涛?

家乡啊,这就是我在绿野丛中梦想的家乡啊!

五月十日晨

来到幼年时代混熟了的北平,百感交集。清晨到街上一走,忽然觉得街道特开阔、敞亮,阳光也有余地展开它的金色羽翼,空气又那样清新、凉爽,城市的喧嚣和灰尘,还没有嚣张起来。

有的骑车,有的坐洋车,有的步行。男女学生正在忙着上学,少女脸的淡而崭新的绯红,多么美啊,真像春天雨后,含苞未吐的鲜花。她们穿的衣服,美而朴素,堪以配合着含苞的新鲜活泼,给我的印象、感觉,多么深湛、清新、美。这种感觉才真正是圣洁的,一点也没有在蚌埠那样叫你刺激、冲动、烦躁不定;它叫你浑身像使了薄荷油一般凉爽,在我心中起的作用,是心灵向上,向美的理想上升去,使你的心情平静,使你的心灵更深远、清澈一点,绝不是使你的内心兴风作浪,更加烦恼起来。

而且,它又把我拉回到幼年学校时代的心情。

同U等到艾耳家去,到院正遇S在,向U一点头时,我也给S点了点头。我的身影这般偶然地又出现在S的眼前,多少发了点波动,而且我主观上也觉得我这来临,给她的活泼加了一点力量,对我的心情,我是知道的,然而仍然拨点它去。我的心情不知道叫什么吞噬得难过,然而极力抑制着,不去多凝眸向S。

而S虽然拨头它去,然而我进屋后,她又在院中说笑跳跃,后来竟又到我们屋内,可惜我光顾了心跳和不自然,却未看出她到屋内来何为。我的表情、举动、谈话声调好像沉不住气般的,我知道了她心情的不安定。

虽然闹过小别扭,加油进攻不是没有希望的。然而,你哪里有这空啊,条件和心情,尤其是心情这一项,时时啃噬着我的心,是否还有那种青年气、勇气和对未来的自信力?心境暮气与失过恋的人,尤其缺乏这三种动力。同时却又增多了许多顾虑:弄成了功又该如何?你得多少年梦才能弄成!幸福吗?与事业有何帮助?你是献身文学家,那种幸福生

活,与你的文学可能无损害?你是否有“但愿终身伺眼波”的勇气?

假若为了追求一个摩登,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习惯、阶级风尚,而学习官僚家庭的习惯风尚,这你肯吗?

但是,谁没有渴望那种欲望的心情呢?然而你既然没有牺牲个人幸福的决心,而又想在文学上有所贡献,这不是一脚踏两只船吗?在这,我想到养鸟者言:“给它一个母的,它就不叫了。”水流遇见巨石才会迸出水花来,文学工作即是心情的逆流横流。

我的文章,都是在个人溜达中想出来的,假若成天陪女人、伺候女人,心情再老不起波澜,老叫女人占据着,还哪有暇余从事?

尤其使我害怕的:许多过去在学校时代,非常勇敢、非常好的同学,现在为了满足漂亮太太的虚荣心、奢侈欲,而不得不做出卖心灵的工作。自己过去那般痛骂官僚,现在却在大众之前,对一个不相识的阔人,那般胁肩谄笑,围着人家的屁股转,可怜又可笑可怕!

做一个俗物?还是牺牲了尘欲而在文学上有所贡献呢?

于是我极力抑制着感情,我不管我内心多么痛苦,我得极力抑制着!

我看到了S等在打牌玩,我更起了反感。我从一方面看,如何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听说冈口九月结婚,我觉得时间尚在遥远,然而他们都说快了。我见张福华和德女士还按部就班地谈恋爱,我感到异样的可爱和羡慕,我真是有点“兵油子”的心情了,只想追求刹那间的刺激,而不敢把希望推得太远了。

五月十四日——十七日 北平

《一出自演自笑的悲喜剧》

垂垂的杨柳条,迎着微风,像长袖善舞的少女,温存地摇摆身腰。茸毛似的花絮慢慢地飘,慢慢地飞,轻轻地往下沉。这个临河街镇的空中,夜已经展开了它的神秘的衣罩。

一切都淹没在恬静的沉默中了,只从一个木板缝透出淡黄的灯光

来。矮小草屋，呆呆地板着寡妇一样的大长脸里，尚且有一个人在说话，但语调嗓音也有些慢，好像说了很久，说得很疲倦了般的。可是始终既没有答腔的，然而又叫人感到那人绝非独白。大概是听者既不完全首肯，又无词可反驳而已。

后来这个单调的语声也静止了，整个空间被寂静统治着。

忽然“嘎”的一声，那个缝间的木板门拉开，前后拥出两个戴军帽、穿军装的人。屋内更投在街道上一大块灯光，灯光映上了一个黑影。街门忽然“嘎”的一声关上，随即又传出“呼”的一声，于是门缝里的淡黄光芒也消失了。

从这里走出的那两个人，顺着街道往住宿的营地走，低着头默默无语，步伐轻而且慢。空中流溢着温暖的春风，拂到脸上像一个巨人的哈气。

其中叫做文容的——即是在茶铺内默默不答腔的那位，长叹了口气，同伴却没有同情的询问或者受波动。他好像极熟悉极了解他的叹气，而对于他的感伤，却有些反感和漠不关心了。走到本班住宿地，他告辞道：“明天再谈吧！”文容无精打采地点了点头，再多走一截路，回自己的屋内去了。

立在鼾睡的同班弟兄头前，望着铺在潮湿地上的灰军毯和薄棉被，默默地发了老半天呆。最后，忽然一扭头望了望暮色苍茫的窗外，毅然又走出去了。

出了大门往南拐，离村街不过一箭之远便是草河。船都密集到岸边下了，桅杆骄傲地擎向天空。万物皆在寂静，只有水浪愤愤不平地击打船底。草河里浊黄的波涛，像偷着赶快地往大海逃跑似的，一个追一个地往下滚着，浪花尖上却映照着星辰的微光。

文容停在一排柳林的中间，望了望河心的水波，望了望密集着的船泊，仰天叹气地一抬头，突然凝眸在蔚蓝的天色和珠宝般的星辰上了。只有那白昼淹没在市井的喧嚣里，到夜间才好似愤愤不平地击打船的浪声，才能告诉你天地间仍在动。

好几分钟，他好像失去了知觉；恢复了清醒的理智后，他才感觉到了

柳条温柔地在头上挥拂，花絮落在晚上像雪花，然而柔弱的、茸软的，给你一种痒痒的美感的。

“时间像个筛子，筛去了所有的痛苦，给过去遗留下甜蜜的回忆，给未来保存着罗曼斯的憧憬。独有现实，像未淘炼的黄金，美得并不觉得怎样不平常的美，浊重得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勇气，是的，生活需要勇气；创造生活比死难得多。”他回忆着方才跟那位同伴的争论，并好似与对方斗争般地默默想，“可是现实假若永远是平常的、痛苦的、艰辛的，我们克服了这个现实，又走到另一个同样的现实，美，不平凡的美却永远在未来——渺茫的未来，那么，是不是老要捕风捉影，追求一辈子？”

想到这里，他浑身打了个冷战，心坎里的酸水像潮涌一般泛上来了。于是遥远的天边的圣洁的辰光好似轻薄的人眨着眼睛嘲笑他；发着深厚的莹洁的亮光的蓝宝石般的天空，也成了一幅铁面无情的脸。于是他好似迁怒于谁般的举手撇断一条柳枝，愤怒地把它折碎。随后毅然决然地走开方才站立着的柳树下边，如同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他所讨厌的浊重的现实一般；但是下了坡走到河边，望着黑夜中的浊流，又茫茫然不知所之了。

船家都在熟睡，从水击底的船上传播出疲劳终日的人，在酣睡中打出来的甜蜜的鼾声了。

暖流似的空气，夜半后变成清新的冷飕飕的微风了。

在他附近有一只小船，像簸箕似的随着水流跳动，击着波浪发响。他忽然一转念头，拔起锚来跳上船，拿起桨就往里划。

划到河心之后，可是他又望了望夜色苍茫的四周，不知道再往哪里去好了。

——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于是他把桨架起，“随你跟浪头飘流去吧，我不乐意再规定一个路标！”然而，船在水流中，失去了重心似的只慢慢地打转圈。

“你也跟我一样，失去了对准一个目标往前迈进的意志了吗？”他愤愤地望着船想。

船身转动的当儿，他无意中又望见了方才站立着的地方。那棵杨柳

在矮小的草屋前面,摇摆它的柔长的枝条,仿佛少女额前迎风飘动的那几绺乌发,更加上天边的星辰,简直像个少女,用她那晶莹圣洁的目光偷看她的尚不甚亲昵的情人,而有时羞答答的,忸怩地一摇身子。

“神秘的夜啊,美的杨柳的垂条啊……”从肺腑中流露着感叹,他浑身筋骨又兴起了追求美的紧张和力量。可是他刚要划,能到哪里去,肉皮忽然一冷缩,“那不就是我方才站立着的柳树下吗?怎么方才我却没有任何感觉出它的美、它的神秘啊!”

兴奋立刻转为颓丧:“过去往回拉你,未来向前引诱你!独有现实叫你难以拖衍,人却又永远离不开现实!”

船顺流转动,有时冲到岸沿,有时又叫浪头卷回河心。这种飘泊不定,叫他从痛苦中感出一种快乐:那船就好像他自己身心的表演,他感到了再现自己的快慰。

空气更变做清冽了,从岸上还时时送来绿麦的香味。他长吸了口气,抱抱肩,手往衣兜里一叉时,无意中触到了一封家信的纸套,一些实际上的问题又涌上了他的脑海。

这信套像针尖一般又刺进了他的心。他想起许多实际问题:家庭的困难,团体的自相倾轧,及国家的命运。低头长叹了口气:“哎!自命为万物之头的人类就这样卑劣,在同胞兄弟的受难中寻找幸福的根源,为了个人的低级享乐,就不顾民族的一切廉耻,不怕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和民族的前途!人类有着这种根性,会有好的一天?”

这一套方才在茶铺内曾被那同伴所驳倒的抽象原理,骤然又在他心坎里灼烈地燃烧起来了。“生来既没有与尘世浮沉的命运,却又失去了斗争的勇气,还何必憧憬着未来的虚渺,拖拉着现实的重压,同一般人一样的慢慢地向坟墓走进呢?”同时他又觉得四面空无和虚渺得逼人,像悬在一个无底的黑洞的中间,上下不着边际。于是现实骤然像一块大石板盖住天,压住他,使他挣不出来,喘不过气来,使他不能从石缝里望一望天边的彩霞。他浑身战栗,感到麻痹无力,眼前发黑,脑海发胀发木。遂突然一按船帮,像水草边的蛤蟆一听见人声往河水里跳似的,同时船身一歪,像簸箕似的把他抛到波浪里去了,激起的水花,溅成倒伞形状,

余力使船左右摇摆，几乎要翻倒过来。

吞没他的河水，像老太婆一摸蠕嘴；水浪送着罗圈似的波纹，渐渐淡了。

忽然水皮上冒了个水泡，接着从浊黄的河底里钻出一个湿漉漉的人，长头发顺流飘扬着，像海菜、像水怪的披发。两手呼救似的向上一举，头也露出一片水面，嘴里喷着水，含含糊糊地急躁地嚷了一声：“我还要活着！”却立刻又被浊流吞没了。

呼救的声音并没有比他激起的水纹走得更远，立刻沉在波涛上的暮色中了。夜仍旧静静地合着它那大而黑的神秘的眼睛，河边的垂柳不再摇摆它的身腰，星辰这时却好像不乐意再俯瞰人间，而翻着眼仰望澄清的天空上了。

船家睡得更酣更死了。

水流里又翻上一个浪花来时，他浮到水面上来了。他练习过游泳，临时忘了，却又突然下意识地运用出来了。

幸而小船漂得还不远，他拨着水游泳到船前，像只落水鸡，浑身房檐般的流着水，爬上了船舱。

他赶快滤了滤头发上的水，吐出口里的水沫，好像恐惧什么鬼怪追赶他似的急忙往岸上划。浑身被水冻得砭骨的冷。上牙敲下牙，打寒战变成了筋力的不断动作。

靠了岸，拿着锚跳下来。他本想赶快回营去。但两脚踏开，他又回头看了看方才投进的河心，同着冷战长叹了一口气，忽然却又凄惨冷笑了一声——好似嘲笑自己，又好像自己嘲笑别人般的。

回去路过他曾神往过的柳下，但他没有再欣赏一会的趣味了。忽然一抬头望见天边的星辰，这不再像少女的羞答答的眼神了；轻蔑的、森冷的，直刺进人的心窝。

回到住屋，赶快把湿军衣脱去，钻进被窝。暖被仍旧先叫他打个冷战，他蒙头自馁地叹了口气：

“生活要勇气，寻死仍然需要勇气！”

夜仍旧静静地偃伏着它的黑暗的翅膀，合闭着它那大而神秘的眼

睛,并没有看见他这出自演自笑的悲喜剧。

五月二十一日晨 北平

《春雷》

热锅里的蚂蚁般的绕这个古城找他——她听说要和平退让了,她希望最后再见他一次面,然而始终没有捕到他的影子。

大街上城门洞里完全堆满了蠕动着的全副武装的军队。大车装着粮食、子弹,以及锅、碗、水壶、笼屉,伴随着他们走。汽车便急躁地吼叫着,好像它一刻也安定不下去了。

中国西北角上这个古老破旧而最近两三年因内战才微微繁华起来的城郭,完全被军队开拔的喧嚣抬起来了;人马车辆蹙起来的灰尘,蒸笼里的热气般的往上冒着。街道和房屋都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白的雾霭。

她望着那些陷在尘埃的雾气中的蠕动着的人群和静止的街景——电灯已经开了,然而淡黄和微弱得像在浓雾的朦胧中的一朵将要凋落的黄花。

她望着这种凄惨的情景,沉思什么般的发了会儿呆,回头一想:明后天某军就要开来,世界仍旧要转回原来的那种灰色恐怖的日子,于是像从黑影中钻出一股冷飕飕的凉风吹到脸上,浑身不觉不由地打了个寒战,心尖像刀割似的疼遍了周身。她凝视着那些背着步枪,背着背包,面色黝黑,然而表情沉挚,丝毫不带惊慌,听着口令,纪律严肃地往外开拔的兵士——不多日之前,她曾屡次和他们在示威的大队伍中,一同兴奋,一同呼号,一同游行,她已经觉得他们不再是可怕的了,反倒有些可爱了,而且隐隐依为可靠的帮手——辛酸便像潮水一般涌上了咽喉,眼里挤出来了几滴热泪。

她不忍目睹地转头就急急慌慌地跑回家来,但是一进大门又惘然感到无聊,寂寞和空虚又来威胁她。

立在院子里,仰望着天空。天空已经渐渐被夜色侵占了,但落日的余晖,仍旧微微放着光亮。这古城特别多的乌鸦,在辽阔的天幕上洒满

了乌黑的墨点，慢慢掠着翅膀，啊啊地叫着往新城集中飞来。然而军队开拔的喧嚣的声音，遥远的隐约的，不断地传来。

“他难道已经随这些军队走了，没有工夫再来这里一趟了吗？”她一抖身子打了个冷战，“意想不到的遇见，这又意想不到的分别了吗？”

她一切只感到茫茫然。她像失去了知觉般慢慢挪着脚步进了屋，扭开电门，书桌上的电灯亮了，光线却异常的惨淡、焦黄，梦境一样的幻虚和恍惚。

她斜靠着书桌，两个大而黑的眸子，瞪着发愣，手托着腮帮，茫茫然若有所思——然而思想什么呢？她自己也不知道；只是感到了茫茫然，空虚和无聊。身影映在墙壁上，多么美的一幅轮廓啊——长长的水波纹似的头发，隆起的乳峰，圆姣的肩膀，丰满的臀部，以及在渺茫中才能隐约感到的浑身肌肉波动的韵律。

门“嘎”的一响，突然投进一个人影，她发了呆，渺渺茫茫，那就是他。灯光被绿纱布罩着，他像在梦里突然投进了她的心怀。他也奇怪，进了门立住不动，仿佛在梦境，恍恍惚惚看着她，不敢骤然有所措施般的。

这二人脸上的表情好久丝毫没有变化，一对互相睇视的塑像般的望着不动。最后男的忽然冷冷地说：

“我们都要在今天晚上开拔完，离开这城，你听说了吗？”

这冷冷的声音打破了梦幻的寂静，她这才一摇动身子，离开书桌，脸上扇起了笑纹：

“我听说了……”

她想要说出她今天寻找他的经过，但被他的冷淡态度和自己的矜持心所约束，而没有说出。

他往她跟前走去。她浑身感到颤栗和紧缩，酥软和无力，她好像渴望着他突然拥抱住她，疯狂地粗暴地吻她一阵。然而他只是在她身旁路过的时候，无意中微微碰了一下，随后便坐在凳子上了。

她立刻酸软地瘫在椅子上，一手托住头，皱着眉，眼皮耷拉着，心花缭乱得说不出什么来，同时又像感到了希望后的颓唐。

他望着她，语气轻缓地说：

“这一次走了，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见面。”

她没有抬头，没有回答，好久之后她才用流荡的眼皮瞟了一下，凝眸地睇视着他，好像要征服他一般。半天以后才说：

“你不走了行不行？我在这里给你想想办法。”

他却轻轻地冷笑了笑：

“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们哪能比你们少奶奶！不但我们没有你们那种安适的环境，推脱不开的任务，即便是我们的心情也没有那般开通了。流浪和斗争成了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头脑中所认为留连的家乡，是在那起伏不平，荒凉而又伟壮的大山岗下边，薄暮老有一条白纱似的迷雾围绕着的森林里头，或者是不论冬夏白雪永远凝结的高山峻岭上面，或者是人迹罕见，只有鸟啼和猿号交响着的深壑溪水的岸沿。小风一吹，你们就不敢再出门，或者头上蒙上纱，可是我在万里黄沙的大戈壁里，白昼热得几乎把人烤焦，夜晚又冷得血要结冰，又时常掀起了排山倒海似的千万丈高的狂风，将金光耀目的黄沙卷成迷天的大雾。然而我们都不怕，我们要征服自然，要创造新的理想，我们知道非征服一切困难不可。奇怪的是，生活的习惯也使我们觉得千百万人的呼声是我们唯一的音乐，克服困难成了竞争的锦标……你想这样，我们还能恢复旧时代的生活吗？”

他说时态度异常冷静，语气也极平淡，一点也没有带夸张的样子。这反倒使她感受威胁和被引诱。

她瞪圆了眼睛凝视着他，但并不是爱恋地向他凝眸；瞳仁已经发了呆，却是透过他，而进入另一种幻境。他曾把他们的长征史给她讲过。这时那一部图画闪耀在她的眼前。

她后来内心感到一种屈辱。她想：“你为什么也不劝我参加你们这种伟壮的生活呢？”同时她又在他的牙缝间和眼角上隐隐看出他对自己的轻蔑和嘲笑：女人，少奶奶，除了蜷曲在丈夫的怀里，或者给丈夫补补袜底给孩子擦擦屁股，还能干什么？于是她气闷，她烦躁，她恨不得立刻向他发作一阵子，出口一肚子的愤气。

然而，他始终不明说出来，这更叫她感到压迫。他好像故意把一腔子愤闷堵塞在她的心坎里。

“我走啦，回去也许有事。明早晨也许能再见面，我们的汽车在你们对过装东西。”

他飘然像一只飞鸟投到她身前，现在不到时间——究竟延迟到何时才算到了时间？她也不知道，她只是那样感觉着——又要飘然飞去了。

她想他一定要说几句别后的或者感伤的小孩子气的话，然而没有，一句也没有。他说走，立起来就走，像平常日子分别一模一样。

她轻轻尾随着送他。她觉得他一句也没说惜别的感情话，而微微感到受屈辱。她跟到了大门口，期待他最后握手告别，然而他好像不知道她跟在自己后面，始终没有回头，一直往胡同外走去了。

他一点也没有惜别的情绪，他好像完全不介意这些，好像混惯了聚散不定的生活，因而对这种事漠不关心，毫不受感触了。

他轻轻地走着。

她梦想着他早晚要回头望一望，这时她才毅然转头，与他决绝似的跑回屋子来。然而他却没有，终于轻轻慢慢消失在黑夜的阴影中了。

她捧着心口，心酸得忍耐不住了般的跑回屋子，趴在桌子上，几乎要哭出声来。

刚才来过的那男子叫洪渊，她叫方玲。他们是幼年时代的同学，那时候他们还两小无猜，把人生看做没有钥匙可用的神秘世界。然而人生痛苦的源泉也正在他们身上滋长。他曾经有一次从窗缝里偷看她弹钢琴，后来她发觉了，他便羞臊得走了。当时她有些嗔怒，有些娇恨，然而心却跳得静止不下。从此以后，他们见了面便都羞答答地不互相正视。也就从这时起，他的身影，偷偷钻进了她的心灵。

然而初中毕业以后，他们便各人走了各人的路——截然不同的路。她按部就班地由高中而大学，大学毕业之后结婚，心也就由充满了奇思妙想的少女变成了肌肉丰满的少妇，幸福地走着人生的道路。他呢，漂泊遍了中国各大都市，受尽了饥饿、侮辱和戕害。后来又到了另一种人

群里,经过了居民尚且过着原始生活的荒野的边疆山林,冲破了数十万有最新武装大军的重围,长征了二万五千里。于是他们变成两个世界、心灵和个性也截然不同的人了。

可是有个时期谣传他在西安被枪决了。那时候她听见了这种谣传也曾赋予了一点同情,一点凄凉,同时又有一点怜惜——她不了解他的生活目的。偷偷钻进她的处女心灵里的他的身影,因为有新的爱情的憧憬的驱逐,像耳旁的微风一般随着谣言早消散在空中了。

西安事变以后,正当她个人追求多年的梦境完全破灭,感到空虚和灰暗的当儿,她在大街上偶然遇见了他。这个偶遇会使她十分惊奇。她不但想起了他死难的谣传,同时她又看着他的衣着和表情惊奇。他穿着一身又破又旧的灰军衣,行起路来快而沉着,脸上的肌肉粗糙黑瘦,但是嘴紧紧闭着,眼睛里射出一道凝聚而深邃的光芒。她向他发愣,他也发愣似的在她脸上鉴别什么。最后他将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的相貌和姿态,从脑海淹没多年的印象中找到了对证以后,扭头就要闪开。她也了解自己的少奶奶身份,便大胆地先打了个招呼:

“你就是洪渊吗?”

“就是啊!”他停住,会意地微笑了,“你是密斯白。我想你早忘了我啦,所以没敢打招呼。”

“哪能忘呢,同了那些年学。”她也轻松地笑了,“你现在做什么事?要到哪里去?”

他不答复,只付之一笑。她忽然也解了他的处境,不再追询,急忙又说:

“你是否可以到我家坐一坐,你瞧你这样子,我觉得怪好玩的。”

他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她,微笑答道:“我今天刚到,还有事,恐怕不能去。”

“我给你写上地址,你一有工夫就找我来好不好?”

“好好。”

于是她从手挟夹中的小日记本上扯下一张纸条,写上地址交给他。

她这般爽快和坦白,以及多少对他有些亲昵的态度,和幼小时代她

那种近于封建的避讳男同学的神气大不同了。这使他很惊奇,同时又有了一点局促不安。但是他又一想,旧朋友都失掉联络了,突然遇见一个老同学也是种可欣喜的事,于是毅然答说了声:“一定找你去。”他便匆匆去了。

回到闺房以后,她已经天天期待他来。她已经对他抱着幻想了吗?不是的。那无非是生活的极端无聊,逼着人要找任何可能的新的刺激罢了。然而她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只是觉得他的样子怪稀奇,同学间的谣传和猜测,又使她对他起了好奇心。后来隐藏在她内心深处的秘密的爱,却蛊惑她这样忽然乱想了一下:

“假若初中时代便跟他恋了爱,又跟他漂泊这些年,我又该是什么样子呢?”

不过,这只是个渺渺茫茫的念头,随后她也觉得小孩子气般的幼稚和可笑,所以一掠随即消散了。可是第三天,他换了身便衣,打扮得像个小小学教员,终于来了。

他给她叙述他们长征时过草地、过大雪山和冲破重围的经过,新世界的男女关系、文化生活,他也讲故事般的描写了个清清楚楚。

她像小孩听《封神演义》般的,瞪圆了眼珠,紧缩着心,并且在每一个致命危险被冲破后,她也松口气,禁止不住地啧啧称快。

她被魅惑了,她神往着另一种新世界的生活,她觉得她这半辈子活得太冤枉了。

最后他劝她参加妇女救亡运动,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好像一个热狂的幼童,带着一腔子好奇的梦想,不假思虑地投入了侠义小说似的冒险生活。

临走的时候,他的鼻孔嗅闻异香似的,突然吸气,于是浑身的力量都集中到瞳光里,射进了她的眼睛。她也被那种异常的力量摄引住了,好久没有动一动。

长期的混着干燥的单调的山野生活,突然来到这种灯光淡黄,虚幻若梦乡的闺房里,坐在软茸柔松的沙发上,面对着那么一个细眉大眼,牙齿白得像象牙,两颊若两朵雨后似开未开的鲜花,浑身丰润的肌肉跳动